

“爱情” 萌生在幽静的古镇 (附照片)

中断了近两年之后，电影《理发师》重新开机，在浙东一个尚未被惊扰的古镇，陈逸飞正在精心打造他的“气质电影” “爱情” 萌生在幽静的古镇

■流源

冷空气突然南下，猝不及防。

在从上海赶往浙江宁海前童古镇的路上，车外从阳光满铺骤然就变得疏雨横斜。雨越下越大，但待到车头一转，沿着一片山坡朝幽深处开去，雨竟渐渐小了起来。不一会儿，车停在了一座门廊牌坊前，上书“前童”两个大字。

演绎古老而美丽的邂逅

这是一个尚未被惊扰和改造的古镇，安静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轻手轻脚走进去，发现前童和大多数江南古镇不同，这里没有桥，只有一条以八卦图形穿过全镇的水渠。地面并非大块大块的青石板路，而是细细碎碎的鹅卵石，镇上主要的房屋都是石头结构的民居建筑，乍看上去显得破落，可一进入镜头就变得深厚古朴。看监视器中的画面，那些随意摇进摇出的空镜头宛如陈逸飞的油画般静谧——青藤缠绕在古旧的瓦墙上，细雨淅淅沥沥，有满脸皱纹的老人探出头来张望。

电影《理发师》剧组就在镇上的一所宅院中，不像别的剧组那样吵嚷，这样的影片在这样的地方，竟也是静静地按部就班，不事张扬，生怕成了这里的不合谐音。

走进这座明清风格的老宅，四面房屋的构造让人感觉有些逼仄，暧昧和氤氲的气氛扑面而来。这天晚上，正要拍摄来到这里以来的第一场夜戏，讲理发师陆平从上海逃到这个镇上，住进镇上的理发店老板家的第一晚，与老板的女儿宋嘉仪在院子里打了个照面，两人一句台词也没有，但四目纠缠，爱意萌生。男女主演陈坤和曾黎此时已十分熟稔，谈戏的时候两人有说有笑。一声“开拍”，两人迅速进入状态，斜风细雨中，在幽暗的庭院中，这对年轻人演绎着古老而美丽的邂逅。

电影的风味变得细腻内敛

其实，自2月16日重新开机以来，《理发师》剧组的进展比原计划慢了半拍。虽然已经拍摄完五分之二，但剧组在松江车墩的戏就已经拖延了六天。“磨合期间总是要费些心思。”陈逸飞说道，“但演员们都非常不错，进戏快，对于一场戏都能提供几个方案。”这次拍摄，陈逸飞的评价是“非常愉快”。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修改，这部戏的风味已经大变，主要是因为男主角陆平的形象从姜文那种典型北方大汉变成了陈坤这样精细秀气的江南小生模样，电影的气质也随之变为更加细腻内敛，甚至改变了原先去北方选景的打算。

不过陈逸飞表示故事框架没有改变，电影讲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上海，理发师陆平（陈坤饰）是个时髦的当红理发师，因为日军入侵，错杀了一个日本兵，逃亡到浙东投亲靠友，找到自己的师叔那儿避难，碰到了他的女儿宋嘉仪（曾黎饰），两人一见钟情。而这一天，也正是宋嘉仪被父亲许配给一个国民党师长叶江天做姨太太订亲的日子。叶江天看出了两个人之间微妙的情感，于是安排陆平和一个上海歌女结婚，还把他安插到部队里当少校参谋，结果陆平又在部队里施展开了他理发的才能。后来，陆平的生活始终颠沛流离，还作为劳改犯被放逐到大西北，但不管到哪儿，他都放不下理发这个行当，在理发中他才能感受到内心的快乐……故事极具戏剧性，这在陈逸飞电影创作中，应该算是一种拓展。陈逸飞以往拍的片子中，无论是《人约黄昏》还是《海上旧梦》，都不是以叙事为主的，而是着力于情绪的表达，比较讲求意境。但这次，他要突破自我的意愿非常强烈。“故事很重要，所以我会反反复复地‘磨’剧本，就是想呈现一个让人有陌生感的好故事。”他表示，拍这部电影，他更想表现的是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不由自主和人生的不可预知。“这中间有许多有幽默感的地方，都是黑色幽默。比如陆平这样一个平常的剃头匠、小人物竟莫名其妙地成了军官，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对人生的嘲讽。”

一丝不苟到几近偏执的地步

对电影内涵的追求更深入了，陈逸飞理所当然地也就更苛求自己及属下。这部戏历经风波，集结了太多的悲喜，也让他不由得不得足发条。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陈导真是玩命似地干，常常连续几日不休不眠。”为了拍出他追求的那种“有气质的电影”，他的一丝不苟也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在前童置景时，上影厂一位老美工师

，70多岁了，一堵道具墙弄了48天，也是极认真之人。可陈导来了一看，说，不行，推倒重来。他亲自跑到镇上，寻寻觅觅，找见一堵他满意的墙，拍了照片拿回来给美工看，说，你给我照这个整。其实，这样一堵墙在电影里也许只是一晃而过。

正站在一旁的摄影王晓明也来“揭发”。这位跟着杨亚洲拍过《空镜子》和《美丽的大脚》的著名摄影师，到了陈逸飞面前也是无话可说。常常会这样，他摆好一个机位，陈导过来调整，他这专业电影人再一看，咦，怎么这样了？“他的思路的确和通常的电影人不一样，的确是搞美术的人，眼光很怪，让内行人觉得不可思议，哑口无言，但心悦诚服。”王晓明开玩笑地说，“反正，谁出错，我都不能出错，人家是视觉大师啊，不能砸了牌子。”

如此“折腾”，拍摄进度必然要慢，预算肯定也会超。这次他的投资虽然比上次的多，但还要扣除上次夭折的拍摄已经耗费的860万，所剩的并不算宽裕。所以，能不用组里那2000多万的资金，他就尽量不用。许多费用，他都自掏腰包，甚至是演员的首饰，他也非要买真的，说不能让观众看着显假。他出钱叫化妆师去一批批买来，不满意的还重买。钱花得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他找台阶下：“拍完戏就都送给老婆嘛，不浪费。”

陈坤：对自己的要求比导演更严格

陈坤是现场最放松的一个，他说：“有什么好紧张的，这个角色已经属于我了，总不会再换吧。而且既然是重拍，对我来说就是个全新的开始，没必要跟姜文做比较或自我增压。”他跟着陈逸飞为他找来的扬州剃头师傅已经学得有模有样，还开玩笑地说：“只是还没人敢让我检验一下技术，希望拍完这部戏真能成个业余级的理发师，以后不做演员了也不愁没饭吃。”

这个陆平让陈坤演其实更合适，因为讲的是上海理发师的故事。姜文怎么看也不太有上海人的精细气质，倒是陈坤，一副南方人模样。他得意地说：“我一来这儿，老乡就夸我像前童镇的人。”而要塑造这么个因为从事“下九流”的行当，受社会歧视，有些自卑，话不多，但做事认真，善于用心感受的人物，对陈坤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他这样描述自己扮演的角色：“陆平喜欢嘉仪，但是他不谈，即使在嘉仪与国民党军官订婚的时候，他也是淡淡地笑着。嘉仪说‘我们要是早些认识就好了’，陆平依然笑着答道：‘来得再早，我也只是一名理发师……’。”

陈坤略带忧郁的描述，使得一个柔弱的男子形象跃然而出，他的心里很纯净很内敛，一些话没有勇气说出，在那个年代里，他能做的就是给嘉仪做好头发，然后在嘉仪结婚时，自己躲在暗处嗟叹一番。他面对世事所有的反应都只是在心里。这在陈坤应该不难，他的气质决定了一切。“他的所有快乐就是做出好头发后，顾客冲他的微笑。这样一个人，放在生活中平常至极，我努力寻找与他的接近点。”

所有人中，只有陈坤认为陈逸飞的严格不算什么，“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我的更严格。”

陈逸飞说要把这部电影拍得让观众有“陌生感”。在拍摄现场，最让记者感到陌生的，是男主角陈坤从不离身的一只理发箱。在凡一平的原着中，并没有写到这只理发箱，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片的重要道具。

陈坤说：“在这只理发箱中，有一台在当时很时髦的留声机，它是陆平的宠物。作为十里洋场上美发沙龙的‘红人’，留声机也是身份的象征。另外，影片中的几段主题音乐都是通过这只留声机播放的，开始是三十年代的靡靡之音，到了影片后半段则体现了全国解放的时代背景。”

曾黎：或许是一次转机

曾黎是章子怡、刘烨的同班同学，在那个星光满目的班里，她一直默默无闻。《理发师》是她的银幕处女作，因此，她对这部影片的珍视可想而知。

陈逸飞很坦率地告诉记者，选择曾黎是因为她的美貌，“我觉得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漂亮的女孩子总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他不无遗憾地提起上一部影片《人约黄昏》的女主角张锦秋，“当时影片参加戛纳放映，已经有欧洲的电影公司找到我邀请张锦秋拍片，但是她此后却嫁作人妇，淡出娱乐圈了。”曾黎的话不多，剧组开机以来多是陈坤的戏，她更多时间是默默地坐在一边，熟悉这里的一切。

曾黎说，“陈导的戏台词大概只有一般电影的三分之一，很考验演员的表演。”这次，也许真是她的转机。

扶植新人是导演的责任

在拍摄现场，我们意外地遇到了香港导演吴思远。

吴思远一向与陈逸飞交好，两年前，陈逸飞和姜文的口水仗甚嚣尘上时，吴思远也曾凭借自己在圈中的影响力，从中斡旋，可惜无疾而终。“用上海话说，我做了回‘老娘舅’，只不过比较失败。”上次的忙没帮成，这回电影重新开机，吴思远两肋插刀，助一臂之力。新的《理发师》中，他担当艺术总监一职。

相比这次新的剧本，吴思远表示“原来的本子并不怎么样”。这时坐在边上的陈逸飞眉毛一挑，表情似有尴尬。“现在的本子经过两年的修改可以说好许多，一定会拍得非常好看。可见陈导演也是因祸得福，因为有了这场风

波，才有时间静下心来重新梳理一遍剧本。”还好吴思远是先抑后扬。

等梁朝伟落空，如今起用陈坤和另一位新人女演员曾黎，吴思远不遗余力为其寻找理由支持，甚至不惜大放炮火正面批评张艺谋、王家卫等一干名导：“我已经好多次在各种电影研讨会上批评那些一线导演，拍来拍去就是把一线演员堆在一起，这样太懒惰了。拍名演员，这太容易了嘛，找个随便什么导演，给他一帮一线演员，他也不会拍得太差。所以，不管是张艺谋还是王家卫，我奉劝他们，已经有国际知名度了，就没必要这么保守，而且也有责任培养和扶植新人演员。”还没等人发问，这位当年在香港捧红过一大批演员的导演又紧接着进一步表明态度：“我觉得我有这个资格来批评他们。所以，陈逸飞选择这些演员我觉得是明智的，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电影界的责任。”

对于这部电影本身，吴思远说希望能摆脱简单的男女关系的角度，而是要体现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小人物命运的转变，要拍得意味深远，让人回味无穷。

在《理发师》中出演女主角宋嘉仪，对曾黎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